



◆ 濱浪波

《百年人事》好書寫完，要寫不開心的事了。一想到要寫不開心的事，自己先就不開心，不想寫，不忍下筆；一直在推，遲些再算。今天還是一樣，不想寫。

寫有趣、可笑的事最好，手頭上就有一樁。

把《父子三》的稿傳出後不久，第一個看我稿《松柏之聲》編輯室的余姑娘給我來了一個電話。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：原稿最後一段寫蘇軾三貶黃州，是黃州還是儋州？

很簡單，當然是儋

州。理由一，一貶已是黃州，沒可能第三次又貶黃州；二，蘇軾原詩再清楚不過：黃州惠州儋州！

這問題如果十年前拿來問我，我想也不用想，馬上可答：我寫錯了，儋

十年 前後

州才對。

十年後的今天，可憐馮某一時手忙腳亂，說要翻看原稿，問「哪裏哪裏」，又說「讓我想想」，整整花了兩三分鐘時間，才給余姑娘一個「確實」。

話，寫「為甚麼良鄉的黃鸝不歌唱」，寫了半篇，陳兄告知不獲藝發局繼續資助，沒法支持下去，此稿便成為「未完成的童話」，躺在雜物架上，一躺十

年。

希望這篇稿完全沒有錯字，上天助我。

天主教心靈作家與神學家盧雲(Henri Nouwen)在他一本有關「老年」的書中，以一個村莊裡，有個民族會把他們的老人當成祭品吃掉。有一天，村莊裡終於沒有任何老人了，這個傳統習俗也逐漸為人所淡忘。現在，村民想要蓋一間村民大會用的大會堂，但是，他們看著他們砍下來當建材用的樹幹時，卻沒有人知道哪一頭是上面，哪一頭是下面：一旦樑柱放相反了，將會導致連鎖性的災難反應。結果，有一個年輕人說，只要村民答應他不再吃老人，他就有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。村民答應他了，於是他就把他藏匿很久的爺爺帶過來。這個老人告訴村

民如何分辨樹幹的上端和下端。

當高科技的計算機把人的價值以數據分析，強調功能與生產力，只怕老人家常被視為社會的負累，人口老化更變成莫大的咒詛。

從上述的傳說中，我們學習到擁抱老人的智慧，不單是分辨樹的上端和下端，更是把支離的人生八落的價值觀，一知半解的生活態度重新整合，賦予最大的承托力，才能建設整全的生命藍圖，經得起各種震盪的考驗，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」的年代永遠不會過去！

對於那些厭棄老人，自以

為幹練精明的人士，根本分不清樹幹上端和下端，卻自命為偉大的建築師，只會自承苦果。

今年的四月及十月，喜酒，都是姨喜氣洋洋的場。

我們至親的兄弟姐妹又聚首，當年了，大家都已白髮蒼蒼，體態容顏大不如青春少艾。

在取笑她，哈哈的又是趣事，歲月無情，人間最難忘的事，點滴，可又重現眼前呢！

我們若能像她一般常常達到最高的修為，這回也不例外，我們又在取笑她，哈哈的又是趣事，歲月無情，人間最難忘的事，點滴，可又重現眼前呢！

她每次都把自己忘了。

她每次都是她自己忘了。

她每次都是